

瑶族古籍的海外流散与公共机构收藏考述^{*}

□ 陈朋

摘要 从研读各种文献和实际调研入手,从流散轨迹、现藏与来源、利用与研究动态三个角度,对流散到德国、美国、英国、荷兰、丹麦及日本等国的瑶族古籍进行了梳理。首次向国人披露了丹麦与荷兰的瑶族古籍收藏与研究现状,补充说明了日本的收藏,对欧美的瑶族古籍现存状况进行了更为详细的统计,对一些数据进行了更新,希望藉此促进日本和泰国、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瑶族古籍研究,推动海外瑶族古籍的抢救、利用与回归。

关键词 瑶族古籍 流散轨迹 公共收藏

分类号 G253

DOI 10.16603/j.issn1002-1027.2018.04.013

《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瑶族卷》明确指出:凡是用“土俗字”及汉字书写的、反映瑶族历史上的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内容的手抄本、文献、挂图、谱牒、碑刻、文书、横联,以及瑶族民间口传史诗、神话、传说、古歌谣等,均属瑶族古籍的范畴^[1]。瑶族历史与文化主要记录和保存于代代相传的手抄书中,遗憾的是,由于社会动荡、历史变迁、瑶族流离迁徙、不法商人的不正当谋利,大量的瑶族手抄古籍流散欧美及东南亚。

1 瑶族古籍流散海外的轨迹

1.1 瑶人迁徙自带

因人口压力、生计需要、征调以及天灾人祸等,自明朝中叶起,瑶族自发不断地向东南亚迁徙,逐渐进入越南、泰国、老挝等国家。20世纪80年代,东南亚战乱,又有相当大一部分瑶人以难民身份移居到法国、美国、加拿大等欧美国家^[2]。大批的民间文献如过山榜、盘王大歌、祖图、家先单、经书等都随着瑶民的迁徙而流散。瑶人迁徙到哪里,这些文献就流向哪里。例如已发现的《评皇券牒》的各种版本在越南、泰国、美国、日本等地就发现有16种之多。迁徙自带的瑶族古籍以谱系文献为主,如《家先单》《宗支簿》,大多是在明末清初产生。类似《三光宝》《破

理》《贤文》《初开》等科教类文献也较为多见,占书、卦书、合婚书等抄本也不少。据何红一教授在美国瑶族社区实地调查,当地瑶民收藏有《评皇券牒过山榜》《盘王大路书》《盘王小路歌》《家先丹(单)留水簿在内》《宗支移图》《开坛书》《一本当天追魂牒书》《祖图、宗支合订本》《姜景书》《合婚通书》《瑶族对婚算命书》等瑶族古籍^[3]。

1.2 传教士搜购携带

15世纪,天主教就已传入广西。光绪初年,法帝国主义觊觎两广和云南,派出大量传教士深入到一些瑶山,建立教堂,充当据点。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传教士和学者开始渗透到中国的东南、西南等少数民族地区。清末民初直至新中国成立,基督教在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中进行广泛传播。各国传教士团自组建时就有了图书收集,建立藏书楼或图书馆,几乎所有的传教士团成员都拥有私人藏书,甚至著书立说。1910—1911年间,德国传教士莱斯契纳尔(F. W. Leuschner)三次进入广东乳源瑶山调查,发表了《华南的瑶族》一文。法国传教士萨维那(Savina, F.M)于20世纪初在老挝北部及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传教,著有《法—曼(瑶)词典》^[4]。搜集中国文物,研究中国文化不仅仅只是传教士个人或友人的兴趣,也是他们科学传教所需要,有些甚

^{*} 本文为201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海外瑶族古籍的挖掘、整理与研究”(批准号:15YJC870003)的阶段性成果、2018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民国国际瑶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立项号:CST1801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通讯作者:陈朋,ORCID:0000-0001-5535-4058,邮箱:xkchenpeng@163.com。

至是政府下达给他们的指令。早在明朝时,牛津大学就委托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购买明朝刻印的书籍,到19世纪传教士们收集的中文古籍构成了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中文馆藏的基础。

1.3 各国学者、研究团体为调查研究而收藏

自19世纪末,就有西文传教士、探险家进入云南、贵州及越南北部瑶族地区,到民国时,德、美、英、法、日等各国学者与研究团队纷至沓来,他们对瑶族的语言、习俗、礼仪等进行调查研究。较早的如法国汉学家马伯乐(H·Maspero)搜集到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山关簿》抄本,现藏于法国汉学研究所图书馆^[5]。国际瑶族研究协会首任主席、法国人类学家雅克·勒穆瓦纳(Jacques Lemoine),搜集了从我国迁徙至泰国、老挝及越南北部等地方的瑶族所保存的宗教神像画297幅,是瑶族宗教画的集大成者,并出版了《瑶族仪式画像》,系统描述了瑶族各种神像画以及面具^[6]。他还致力于搜集整理瑶经,曾收集整理瑶族道经《开坛书》全集。1969—1974年,日本上智大学成立以白鸟芳郎为首的“泰国西北部历史文化调查团”,前后三次深入泰国西北部,以瑶族、苗族为重点进行了全面而详细的调查。白鸟芳郎说“实际上,过去三次我们调查团的一个重要调查目标,就是收集现在瑶族所有的用汉字写成的文书”^[7]。调查团拍摄了5万多张照片,购得许多可供展出的实物,收集了近2千份民族学资料和10万多字的瑶族历史文献,包括大量的经书、占书。此次对瑶族文献的收集,特别是“宋理宗景定元年”版《评皇券牒》的发现,在国际上引起极大反响^[8]。

1.4 不正当贩卖

欧美公共机构收藏的瑶族古籍绝大部分是从越南、老挝、泰国流传出的。这些地方旅游业比较发达,很多游客借机有意搜购各民族古物。在越南和泰国的各旅游景点已经形成了向游客兜售瑶族的写本、祭祀神像、古物的市场。英国古董商人罗伯特·斯托尔珀(Robert L·Stolper)长期在东南亚收集古董及古籍,现在欧美很多图书馆、博物馆的瑶族收藏都是经他之手购得。据考证,通过罗伯特,1990—1993年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购得307册,1992年丹麦皇家图书馆购得6册,1995年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购买850册,2005—2007年美国国会图书馆购得241册。另据笔者的文献调研,怀疑1993年莱顿大学向鲁道夫·斯托尔珀(Rudolph Stolper)购得的

27册与现寄存于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以编号Dep. Stolper为首的375册瑶族文献也与他有莫大关联,当然这还有待进一步详细考证。可以肯定,如此巨量的销售绝不是罗伯特个人能收购的,其背后隐藏的是无数的古籍买卖链,我国云南就有大量瑶族古籍被泰国人买走。

2 海外公共机构收藏的瑶族古籍及其来源

2010年,德国学者欧碧(Lucia Obi)曾对境外收藏的瑶族文献做出初步统计,认为西方世界约有3700册公共收藏^[9]。这是首次有人对海外瑶族文献做出专门统计,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瑶族古籍陆续被发现。根据笔者调研,流散欧美的瑶族古籍粗略估计有4300余册,此外日本南山大学图书馆也藏有163册。从载体来看,这些海外公共机构收藏的瑶族古籍以书册与卷轴为主,内容包括过山榜、歌书、经书、历书等类别,其中宗教礼仪经书数量最多,大部分为盘王愿仪式、度戒仪式、丧葬仪式及各类法事仪式唱诵用书。通过瑶族迁徙路径及瑶族文献的流散轨迹,结合文献普查与实地调研统计,海外瑶族文献除散落于泰国、越南、老挝、缅甸、法国、加拿大的瑶族私人、社区、文物交易商之外,公共收藏如下所述,具体统计见表1。

2.1 德国

德国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收藏瑶族手稿2776件,分批于20世纪80、90年代从泰国古董商处购买,来源地主要为中国的广西、广东、云南和贵州,以及越南、老挝、泰国和缅甸。收藏内容十分丰富,宗教类的有经文、仪礼文本、表奏、秘语、小法等,仪礼文本又包含醮、斋、度戒等众多内容。非宗教性质的手稿有道德教化类的书、语言教科书及辞典、神话史诗类文本及歌本、占卜文本、纪录文件、医疗性文本等。手稿中所记录的最早日期为1720年(乾隆五年),近代的写本则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约有三之二源自于19世纪^[10]。遗憾的是,这批文献入库前受损严重,入库后也未能及时进行处理与修补。

作为欧洲汉学研究的重要基地,德国海德堡大学也收藏有210册瑶族文献,来源于老挝,大部分是近年的荆门瑶,仅6册优勉瑶,16册没有题名^[11]。除台湾学者陈玫奴曾于2012年拜访海德堡大学,通读过这210册文献外,目前有关这批文献的整理与研究还是一片空白。

2.2 美国

俄亥俄大学图书馆是迄今为止整个欧美境内收藏瑶族宗教绘画最多的地方,约有上千幅神像画、900多件神像面具、6件法衣、3个法冠,若干卷轴、经书及法书等,合计3000多件^[12]。大部分绘画作品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这批文献的主人可能是早期从中国迁往越南北部山区的瑶族人,后来由弗雷德里克哈里斯(Frederick Harris)、阮士帝(Nguyen Thi Due)和罗伯特法伦(Robert Fallon)从越南收藏家阮文德(Nguyen duc)手中陆续购买,最后捐赠给俄亥俄大学图书馆^[13]。

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瑶族文献241件,于2005—2007年先后分三批从英国古董商人罗伯特L·斯托尔珀手中收购,内容包括经书、歌书、历书、占书、相病书和启蒙读本等,其中较为珍贵的古籍包括《盘王大歌》(三册)、《评皇券牒过山榜》(四卷)等。这批文献与德国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1995年收购的一批瑶族文献同出一处,最早抄书时间为1754年,成书于乾隆年间的7册、光绪年间的28册,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宣统年间的20余册,民国年间的50多册。另有四分之一的写本产生年代不详^[14]。

布朗大学哈芬雷弗人类学博物馆购买并收藏了一套24幅优勉卷轴画,20件瑶族道教仪式画,包括神像画17幅、大道龙桥长卷1幅、神头面具2个。据称可追溯至1670年。何红一教授认为其来源于优勉瑶^[15]。

2.3 英国

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有两批瑶族文献。一批编号为Sinca3241至Sinca3547,1990—1993年间购于罗伯特,存放于特藏期刊阅览室,总数307册。其中大部分是线装手抄文献,多有破损,抄写时间主要为清代及民国时期。经中国学者郭武阅览判断,这批文献中的260多册都是道教经书,以科仪、法术类为最,来源于云南、广西以及东南亚地区^[16]。在科仪类文本中,以度戒、度亡、合婚内容为重,法术类则以治病、藏身、伏鬼方法为最,另一些文献则涉及建造、择时、看相、算命等^[17]。另一批瑶族文献编号以Dep.Stolper开头,有简单的英文目录,并经过初步编目整理,分类放在不同的盒子中。经徐菲整理与清点,这批文献合计375册,所有权并非牛津大学所有,仅仅是斯托尔珀(Stolper)家族寄存于此,研究者如想查阅,需要提前一个星期预订。其内容与编号

Sinca开头的瑶族文献类似,主要有科仪法术类、历书、占书、合书、歌书、蒙书等^[18]。

值得注意的是,2011年大英图书馆开展了濒危档案项目(Endangered Archives Programme):“滇南越北瑶文文书的保护与研究:文本、图像和宗教”。该项目在锦屏、绿春、元阳、文山、麻栗坡和越南边境搜集到400多册瑶族手稿,大部分产生于19、20世纪,最早的可追溯到1781年。项目组将其中202件手稿通过高清翻拍数字化,为每份手稿建立一个完整档案,真实的再现纸质文献原貌,这也是世界上第一个瑶族手稿数据库^[19]。目前这批实物存放于云南档案馆与中山大学。

2.4 荷兰

莱顿大学总图书馆的两个手稿部门藏有许多手稿,其中位于阿姆斯特丹的荷兰皇家艺术与科学学院收藏了一批瑶族文献。这批文献由荷兰汉学家田海拔资助图书馆,由馆员简·维特卡姆(Jan Just Witkam)于1993年从文物书商鲁道夫·斯托尔珀处购买。包括27份手稿(编号Or.23.085—108,23.294—296),大部分是道教礼仪文书,有3本教科书(编号Or.23.104—106)及2本占书(编号Or.23.094,23.108),成书时间从18世纪到20世纪,主要来源于云南与广东。2003年,又增加了两册(编号Or.26.311—312),总计29册。莱顿的民族博物馆也有与此类似的瑶族手稿约150册(Papierdepot no. 5743—1)、宗教仪式绘画近百幅*。这批馆藏购于1993—1995年,读者可通过汉学研究院进行借阅,也可以通过其网站的“在线收藏数据库”对收藏的瑶族绘画作品进行检索^[20]。

2.5 丹麦

丹麦皇家图书馆也是哥本哈根大学图书馆,大约有8万册的中文馆藏,包括36份瑶族手稿和一套画轴,时间涵盖18世纪到20世纪初。这批瑶族馆藏大部分由丹麦莫斯加德博物馆(Moesgaard Museum)的上一任管理员特里尔(Jesper Trier)于1970年在泰国北部收购而来,其中6册是1992年购于罗伯特之手,另有两幅“瑶诸神图”及一部《评皇券牒》是2005年受赠而来。这些文献可通过皇家图书馆

* 此数据与Lucia Obi有出入,本次手稿数据来源于参考文献19,绘画数据通过<http://collectie.wereldculturen.nl/default.aspx?lang=en>页面的检索框逐条统计而来。

的“学术目录”查阅。

2.6 日本

日本南山大学人类学博物馆收藏了前文所述泰国西北部历史文化调查团搜集到的163册瑶族手稿。白鸟芳郎历经多年的泰国山地民族调查,最直接的成果就是将其搜集的汉文资料影印刊出并加以整理与解释,出版了《瑶人文书》。主要包括21种古老的瑶人文书:《评皇券牒》《家先单》《招魂书》《超度书》《香骨表书》《开山魂书》《解结书》《金银状书》《游梅山书》《开坛书》《叫天书》《安坟墓书》《洪恩赦书》《女人唱歌》《地狱书》《合婚书》《元消鬼书》《法书》(或《符法书》)及《衣禄书》《增广书》^[21]。

3 海外瑶族古籍的利用与研究现状

由于瑶族古籍俗字较多,每卷手抄本还有数量不少的错字、漏字,同音字、谐音字也比比皆是,加上大部分是宗教文书,这些都为本就文化不通的西方学者增加了拦路虎。因此,对海外瑶族古籍的著录未能全面开展,纳入检索系统的更是少之又少,更谈不上分类、点校、注释、今译等其他深度整理了。总结近20年来的国际瑶学研究,不难发现,目前海外瑶族古籍的利用与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4个方面。

3.1 展览与交流

大部分的海外瑶族古籍还处在养在深闺无人识的状态,仅有小部分的实物与绘画以柜藏(或橱窗)展览的形式呈现给参观者,如德国国立民族博物馆的瑶族绘画、澳大利亚北领地达尔文博物馆和美术馆的7幅瑶族绘画等。目前为止最大的一次展览是2006年10月在日本内幸町举办的,将300幅瑶族仪式绘画(也是后来捐赠给俄亥俄大学的一部分)首次展出,时长达半个月之久^[22]。2009年9月,俄亥俄大学图书馆又从2000多份瑶族古籍中精选了25幅悬挂卷轴举行了一场最小型的展览,仅展出2小时。

在没有著录与编目的情况下,瑶族手稿的宣传与利用有专门展览与永久借展两种形式。前者如1999年11月4日—12月22日,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善本部从馆藏中精选55份瑶族文献举办过一场小型展览,并为此出版了一份展览图录《神的信使:中国南部、越南、老挝、泰国、缅甸的瑶族宗教手稿》,进行了图文并茂的题解^[23]。后者如荷兰国立民族博物馆将收藏的约150册瑶族手稿放于荷兰大学汉

学研究院永久借展。

随着国际瑶学研究的逐渐兴起,越来越多的学者与研究团体为了取得第一手资料,亲历海外去目睹瑶族古籍全貌。何红一教授几乎走遍美国,对美国的瑶族文献默然于胸。英国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先后接待了郭武、徐菲等学者,正是他们的先后拜访使英国的瑶族文献家底与来龙去脉得以摸清,并得以向世人完全展示;台湾人类学研究者陈玫奴亲自到过莱顿大学图书馆、牛津大学、海德堡大学及慕尼黑,对他们的馆藏瑶族古籍进行浏览与通读,针对瑶人宗教信仰与科仪珍本进行大量的考察与反思^[24]。

3.2 著录与编目

1995年10月德国巴伐利亚慕尼黑民族学院研究所率先启动了“瑶族宗教手卷”研究项目,开始对这批瑶族文献进行编目、分类整理。直到2004年,《慕尼黑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瑶族手稿第一部分目录提要》公之于世。它对瑶族手稿的大小、纸质、标题进行了描述,并摘录了每本文献的开头句与结尾句,罗列了书中出现的时间与地点^[25]。遗憾的是此次仅完成其中867件瑶族手稿的索引,其他部分还处于冷藏状态。2005年,莱顿大学东亚图书馆负责人高柏为其馆藏的东西方手稿编制了《莱顿大学中央图书馆中西方手稿目录》,对馆藏的29份瑶族手稿进行了简单著录。2005—2007年,中国学者何红一教授协助完成了美国国会图书馆241件瑶族文献的著录与整理。2011年3月—2012年6月,日本神奈川大学瑶族文化研究所分三次对南山大学人类学博物馆所藏瑶族文献进行了详细拍摄与著录,并于2014年发行了《南山大学人类学博物馆所藏上智大学泰国西北部瑶族历史文化调查团收集文献目录》^[26]。2016年,丹麦皇家图书馆远东部的彼得森(Bent Lerbaek Pedersen)也对其馆藏瑶族文献进行了编目、整理,出版《瑶族手稿目录》,书中涵盖48幅插图^[27]。目前发现的海外瑶族古籍著录与编目一般包括手稿题名、原书作者、书主、抄书者、成书年代及页码,有些还附有首尾页照片,但对内容的揭示比较简单,有些甚至没有或者揭示错误。并且可惜的是,德国与丹麦的目录并没有向大众提供,而是以图书的形式出版,读者与研究人员利用起来仍然不便。

3.3 阅览与检索

海外公共机构收藏的瑶族古籍大部分存放于特

别阅览室,实行闭架借阅,并且附有专门规定,如取得馆长许可,或者需要预约等。因为没有编目,绝大部分都无法提供联机网络检索。目前,能提供瑶族古籍在线检索的仅美国国会图书馆、俄亥俄大学图书馆和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俄亥俄大学图书馆的瑶族实物存放于弗雷德里克和哈里斯美术图书馆(the Frederick and Kazuko Harris Fine Arts Library),仅供学者、教师及研究生学术研究使用。其他人员必须取得馆长的许可才可以利用这些藏品。2010年,俄亥俄大学与艺术图像数据库 ARTstor 达成协议,将 3714 幅瑶族写本与实物的影像分享(包括手稿、挂画、面具、头饰及纺织品等),目前进入 ARTstor 数字图书馆,浏览作品集,再点选“Yao Ceremonial Artifacts (Ohio University)”,就可以看到这些影像。也可以用关键词“yao ohio”进行检索。没有购买 ARTstor 数据库的人员可以直接从俄亥俄大学图书馆主页的特色电子资源“瑶族仪式文物收藏”库中看到其中 696 幅神像画与 5 幅卷轴影像^[28]。这可以说是目前最大的、也是第一个瑶族绘画数据库。

3.4 释读与研究

海外瑶族古籍的发现较晚,对其进行文本释读与研究的著述不算多,大部分是围绕宗教经书进行,有总体概括研究,也有个案研究。但文本多出自德、美、英三国。其他国家的瑶族古籍文本解读尚为空白。

(1)德国瑶族古籍研究起步最早。如前所述,1999年专资启动研究,并于2004年出版了目录,详细介绍了古籍的内容,但缺乏对内容的深入分析与研究。2008年,慕尼黑大学汉学系教授贺东勋对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馆藏瑶族文献进行了梳理,从文书的材质、书法、内容等方面进行初步描述,并以图示的方式对这批古籍的重要类别进行了简单释读^[29]。2010年,日本神奈川大学瑶族文化研究所也前往慕尼黑对这批瑶族文献进行了调查与研讨,主要是对瑶族经书中的礼仪、度戒等进行考察,并与蓝靛瑶对比,完成了名为《2010年3月巴伐利亚州立

图书馆馆藏瑶族手抄本调查报告》^[30]。至此,才有学者断断续续开始研究英国、越南、美国等地的海外瑶族古籍。

(2)美国瑶族古籍研究最为全面。2009年以来,何红一教授及其研究生持续不断地关注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的瑶族文献,先后撰写论文10多篇,对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的瑶族文献的分类、俗字辨析、过山榜抢救与保护、写本学特征、年代考释路径与考证方法、重要文本的考释与解读、文献的价值判断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研究,并出版了专著《美国国会图书馆馆藏瑶族文献研究》,为即将开展的中国境外少数民族文献抢救性保护与研究提供了较高价值的借鉴^[31]。

(3)英国瑶族古籍研究重在道教释读。2012年郭武对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编号以 Sinca 为首的瑶族手抄本逐一对其封面、内容梗概及抄写时间进行了描述,通过考察,推断出这批文献的流传地区,并从道教的角度对其内容进行初步释读,认为瑶族受巫术与佛教影响^{[32][33]}。胡小柳也从道教角度对其中的15部度戒经书进行分类,将道教的度戒仪式与瑶族的度戒仪式进行对比,并剖析“重生”寓意^{[34][35]}。此外,郭武还对 S3451 号宗教经本,从“入道仪式”入手,考察其中的汉地道教元素^[36];张悦、张泽洪对 S3354《游梅山三十六洞书》与其他相似文本对比,解读瑶族游梅山书宗教叙事与族群记忆的文化内涵^[37]。

海外瑶族古籍的揭示与研究还局限于国内学者跨国协助或仅靠个别擅长汉学研究的馆员自己简单著录,其中不乏错漏之处,其抢救、整理与出版工作任重道远。因保管不善等其他诸多原因,瑶族古籍流失之快,是当初始料不及的。如果不抓紧时间抢救,有些会出现“历史性断代”。当务之急是要做好海外瑶族古籍的普查、登记、保护、抢救、整理、翻译、出版与研究工作,全面了解和掌握国外瑶族古籍的存量、分布和流传情况。希望此文能为其尽绵薄之力。

表 1 流散海外的瑶族文献大宗公共收藏与利用统计表^①

国家	收藏单位	收藏数量	来源途径	地源追踪	是否 可阅览	是否 可检索	著录 提要
德国	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 Bavarian State Library	2776 份手稿	收购	广西、广东、云南和 贵州,以及越南、老 挝、泰国和缅甸	部分	否	部分
	海德堡大学汉学研究所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at Heidelberg University	210 份手稿,10 幅 卷轴	收购	老挝北部	否	否	否
	德国国立民族博物馆 Staatliche Museum für Völkerkunde München	22 幅优瑶画	不详	不详	展示	否	否
美国	俄亥俄大学图书馆 OHIO University Libraries	近 3000 份手抄、手 绘及实物	捐赠	越南	是	是	否
	国会图书馆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241 份手稿及卷轴	收购	与巴伐利亚州立图 书馆为同一批	是	是	是
	布朗大学哈芬雷人类学博物馆 TheHaffenreffer Museum of Anthropology	20 幅神像画	不详	不详	是	否	否
英国	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 Bodle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Oxford	682 册	购买 寄存	与巴伐利亚州立图 书馆为同一批	是	否	是
	大英图书馆 The British Library	202 份瑶手稿数字 馆藏	翻 拍	云南、越南边境	是	是	是
荷兰	莱顿大学中央图书馆 Leiden University	29 份手稿	购买	云南、广东	是	否	有
	莱顿国立民族博物馆 TheEthnographical Museum in Leiden	约 150 份手稿,100 画轴	不详	老挝,东南亚	不清楚	部分	否
丹麦	丹麦皇家图书馆 The Royal Library of Denmark	37 份手稿	购买、捐赠	泰国北部	是	否	有
澳大利 亚	达尔文北领地博物馆和美术馆 Museum and Art Gallery of the Northern Territory	7 幅卷轴	不详	不详	是	否	否
日本	南山大学人类学博物馆 Anthropological Museum of Nanshan University	163 册	搜集	泰国西北部	是	否	有

参考文献

- 1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组织编写.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瑶族卷[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3:序言 17.
- 2 奉恒高.瑶族通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945—947.
- 3 何红一.美国瑶族文献收藏及其来源[J].文化遗产,2013(6):92.
- 4 胡起望.近代国外瑶族研究概述[J].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6(1):50.
- 5 同 4
- 6 Jacques Lemoine. Yao ceremonial painting[M]. Bangkok: White Lotus Company,1982:1—168.

- 7 白鸟芳郎,邱力生.瑶族文书和祭祀——关于泰国西北山地民族的调查[J].民族译丛,1985(04):49—54.
- 8 朱桂昌.日本西北泰国历史文化调查团[J].东南亚,1986(2):23.
- 9 Lucia Obi. Yao manuscripts in western collections. 见:日本神奈川大学瑶族文化研究所编.瑶族传统文献研究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内)[C].日本,2010:11—24.
- 10 张劲松.在慕尼黑调查、研讨馆藏瑶族手本的日子[J].日本神奈川大学瑶族文化研究所编.瑶族文化研究所通讯(第二号),2010:4—5.
- 11 同 10.
- 12 李生柱.瑶族抄本文献在海外的典藏及其研究——以“瑶传道教”

① 此表中没有包括泰国与越南的瑶族收藏,虽然初步调研表明,泰国清迈的法国文化中心有 300 册,越南的汉喃研究院约有 3000 册,山萝省图书馆有瑶族文献合计 2100 册等,日本的瑶族古籍也应该还有其他收藏,但这些还有待更详实的资料佐证与实地考证。

- 经籍为中心. 民族论坛[J], 2016(2):85.
- 13 Monica Chapman. OHIO debuts noted daoist collection[EB/OL]. [2017-11-29]https://www.ohio.edu/outlook/08-09/August/805.cfm.
 - 14 何红一, 黄萍莉, 陈朋. 美国国会图书馆瑶族文献的整理与分类研究[J]. 广西民族研究, 2013(4):119-125.
 - 15 何红一. 美国瑶族文献收藏及其来源[J]. 文化贵产, 2013(6):89-94.
 - 16 郭武. 牛津大学图书馆藏瑶族道教经典考述[J]. 文献, 2012(04):140-148.
 - 17 郭武. 关于牛津大学图书馆藏瑶族文献的调查报告[J]. 道教研究学报: 宗教、历史与社会, 2012(4):287-336.
 - 18 徐菲. 牛津大学图书馆藏瑶族手抄本道经新发现及其价值[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6(10):74-78.
 - 19 Preservation of yao manuscripts from south Yunnan: text image and religion(EAP550)[DB/OL]. [2017-10-13]https://eap.bl.uk/project/EAP550.
 - 20 Koos Kuiper, ed. Kuiper. Catalogue of Chinese and sino-western manuscripts in the Central Library of Leiden University[M]. Legatum Warnerianum in Leiden University Library, 2005: preface 1-4, 42-67.
 - 21 [日]白鸟芳郎著, 肖迎译. 《瑶人文书》及其宗教仪式(二)[J]. 云南档案, 1995(4):35.
 - 22 Lucy Birmingham. Ceremonial paintings of northern ethnic minorities in Vietnam[EB/OL]. [2017-12-19]. https://www.japantimes.co.jp/culture/2006/10/19/arts/ceremonial-paintings-of-northern-ethnic-minorities-in-vietnam/#.WjoUnttL-po.
 - 23 Th. O. Höllmann, M. Friedrich, eds. Botschaften an die götter: religiöse handschriften der yao. Südchina, Vietnam, Lao, Thailand, Myanmar[M]. Wiesbaden: Harrassowitz, 1999:1-94.
 - 24 Mei-Wen Chen. Religion as a civilizing process? rethinking yao religious culture and manuscripts[J]. 民俗曲艺, 187(2015.03):155-209.
 - 25 Lucia Obi 与 Shing Müller 合撰, 詹春媚译. 瑶族之宗教文献: 概述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之馆藏瑶族手本[J]. 民俗曲艺, 2005(15):227-279.
 - 26 南山大学人類学博物館所蔵上智大学西北タイ歴史文化調査団収集文献目録(神奈川大学歴民調査報告第17集)[R]. 横浜: 神奈川大学大学院歴史民俗資料学研究科, 2014:1-165.
 - 27 Lerbaek Pedersen, Bent. Catalogue of yao manuscripts[M]. Copenhagen: NiasPress, 2016:1-126.
 - 28 Yao ceremonial artifacts collectio[DB/OL]. [2017-12-15]. http://media.library.ohiou.edu/cdm/search/collection/p15808coll2.
 - 29 [德]贺东勋 撰, 宋馨译. 瑶族文书与仪式.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 2008(1):38-42.
 - 30 [日]丸山宏. 2010年3月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馆藏瑶族手抄本调查报告[J]. 日本神奈川大学瑶族文化研究所编. 瑶族文化研究所通讯(第二号), 2010. PP.58-59.
 - 31 何红一. 美国国会图书馆馆藏瑶族文献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1-453.
 - 32 郭武. 关于牛津大学图书馆藏瑶族文献的调查报告[J]. 道教研究学报: 宗教、历史与社会, 2012(4):287-336.
 - 33 郭武. 牛津大学图书馆藏瑶族道经考述[J]. 文献, 2012(4):140-148.
 - 34 胡小柳. 瑶族度戒仪式中的“重生”寓意——以牛津大学图书馆藏瑶族道经为例[J]. 云南社会科学, 2013(5):153-158.
 - 35 胡小柳. 牛津大学图书馆藏瑶族道经中的度戒仪式研究[D]. 成都: 四川大学博士论文, 2013.
 - 36 郭武. 清代临安府瑶族宗教仪式中的汉地道教元素——以 S3451号文本之“关告科”与“开解科”为例[J].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01):5-11.
 - 37 张悦, 张泽洪. 瑶族游梅山书的宗教叙事与族群记忆[J]. 世界宗教研究, 2016(1):58-71.
- 作者单位: 中南民族大学图书馆, 武汉, 430074
收稿日期: 2017年12月27日

An Investigation on the Dispersion and Public Collection of Yao Manuscripts

Chen Peng

Abstract: Based on various of literatures, research materials and practical investigation, from three new perspectives of dispersion tracking, collection and source, and utilizing and research, this paper gave an examination of Yao manuscripts scattered to Germany, United States, Great Britain, Netherlands, Denmark, Japan and other countries. It disclosed to Chinese people for the first time collection and research status of Yao ancient books scattered to Denmark and Netherland, thus gave more new detailed statistics and updated some old data on Yao manuscripts in western world. It is hoped to accelerate the study of Yao manuscripts in Japan, Thailand and Vietnam, and promote the preservation, utilization and return of the ancient books of Yao nationality at abroad.

Keywords: Yao Manuscripts; Diaspora Track; Public Collection